

李时珍对口腔科学的贡献

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夏 翔 徐成荣

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《本草纲目》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巨著。他除了在药物学上具有较大贡献外，对临床各科的防治也有一定的建树。现笔者试就《本草纲目》的有关章节的内容，论述李时珍在口腔科学上的贡献如下。

一、对口腔疾病在病名、病因、病机、辨证方面的认识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卷四“百病主治药下”，把口腔科疾病归纳为“唇”、“口舌”、“牙齿”三大类，三十余个病症。如将“唇”病分为唇藩、唇裂、唇肿、唇核、唇动、唇青、唇噤、唇疮八个病症，将“口舌”病分为舌胀、舌胎、舌衄、强痹、舌苦、舌甘、舌酸、舌辛、舌淡、舌咸、舌涩、口糜、口臭、喉腥十四个病症，将“牙齿”病分为风热湿热（牙痛）、肾虚（牙痛）、虫龋（牙痛）、齿疏、齿长、齿缺、生齿、齿龋、妒齿九个病症（据1930年《万有文库》版本），并提纲挈领地阐明其主要病机和辨证要点。过去认为唇藩（紧唇）的病因有风、湿、寒、热多种。如隋唐时期的《诸病源候论》中曾述：“脾胃有热，气发于唇，则唇生疮；而重（《圣惠方》作“肿也”）被风邪寒湿之气搏于疮，则微肿湿烂，或冷或热，乍瘥乍发，积月累年，谓之紧唇，亦名藩唇。”李时珍却简明扼要地指出：唇藩的病因病机是湿热。这是非常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，而《诸病源候论》中所谓的风、寒、湿者实际上少见。他对牙痛一症，主要认为是由于风热、湿热、胃火、肾虚、虫龋五种。这样的认识同样是非常精要的，而且也是目前临床上牙痛最常见的五种原因。在历代许多医书中，对牙痛这一常见的病症的发病有着不下四十余种病因和病机，但李时珍恰如其分地

归纳了上述五种病因，说明他能从临床实际出发，避繁从简地对牙痛进行病因、病机方面的正确分析和归纳。

李时珍对口腔科的某些病症的症状辨证鉴别，十分细致，切合实际，较前人也有一定的阐发。如“孤惑”一症，同样是唇有疮，李时珍认为其辨证的要点是在上唇或下唇。他说：“孤则上唇有疮，惑则下唇有疮。”又如“舌胀”（舌肿胀）一症，过去医学著作中有关的论述和辨证都不及李时珍来得精确。明代朱橚等所编《普济方》中也有关于“舌肿强”的论述，曾载“心脾虚为风热所乘，即随脉至舌，热气留于心，血气壅滞，故舌肿。”但未作辨证分型和鉴别。李时珍则对舌胀一症的辨证分析较细，提出引起舌胀的原因很多，根据不同的原因和症状，分别给予各种不同的药物和治疗方法。他在舌胀的辨证分型中认为“木强”（肝经风痰湿热）所致的舌胀，其症状特点是“肿胀塞口”，预后是“不治杀人”（预后严重）。此外舌胀尚有伤寒、妇人产子、小儿重舌以及中毒等型。他又将中毒分为中仙茅毒、中蜈蚣毒等数种。再如，李时珍以前的医学著作对“口糜”一症论述，辨证较为粗略。李时珍把“口糜”和其各种兼证加以辨证分析，分为小儿口疮、口疮久患者、经络火邪、梦遗口疮、口舌糜烂、口疮塞咽、日久延及胸中、小儿鹅口、满口烂疮、口鼻中肉烂痛、口中生蕈、口中漏疮、虚口疮、口疮膈热等十余种临床类型。不仅分类细，用药亦颇精。

二、对口腔疾病在治疗上的成就

《本草纲目》收集的药物有1892种。李时珍认为，其中有450味左右的药物可以作为口腔科疾病的治疗之用，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，可以说是集前人口腔科药物之大成。他还收集了

前代和当时治疗口腔科疾病的大量单方、验方、名方,并附有详细的制法、用法,其中不少方药至今仍在沿用。如他对“唇裂”就用麻油、桃仁、橄榄仁、蜂蜜、猪脂等制成“酥”(油脂)来治疗,以目前临床来说,油脂这种剂型再加入润燥和血之药,的确能有效地促使“唇裂”痊愈。《本草纲目》对“口糜”的药物治疗更为丰富。他仅在此一种病症中就列举了约100味药,其中有清热解毒的黄连、黄芩、黄柏等,凉血化瘀的丹皮、红藤、赤芍,养阴清热的玄参、麦冬、石斛,辛凉解表的薄荷,宣肺化痰的桔梗、象贝等,攻下通里的大黄、芒硝等以及酸涩收敛的五倍子、细茶等;更有用附子、细辛、肉桂等大辛大热的热药来治疗口疮。李时珍还专门为此立说:“口疮,久服凉药不愈,理中加附子反治之,含以官桂。”在临床实践中的确可以看到反复不愈的口疮,除属“热症”的以外,还有一些属肾阳虚衰,虚火上浮所致。这些患者除有“口糜”之症以外,尚有腰膝乏力、面觥、舌质淡胖等肾阳虚损的见症。对这种阴虚的“口糜”症,用附子、肉桂等辛温益肾之品则能取得较好的疗效。可见李时珍在治疗口疮方面,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,而且治法灵活,有所创新。在其列举的许多药物中有一味药,李时珍更认为是治疗“口齿之要药”,即“胡桐泪”。此药在《唐本草》中说它“主大毒热,心腹烦满,水和服之取吐。”在《海药本草》中记载其“主风疳,龋齿牙疼痛、骨槽风劳,能软一切物。”《中药大辞典》也认为此药功用是:“清热化痰,软坚,治咽喉肿痛,齿痛,牙宣,牙疳,骨槽风,瘰癧”等口腔疾病。李时珍还着重提出银膏能“补牙齿缺失”(《本草纲目》第八卷),银膏是白锡、银薄及水银合成的凝硬如银的物质。如上可见李时珍在口腔科学上的药物研究深广之一斑。

李时珍对口腔科疾病的治法,也可以说是集前人的大成。他收集和归纳450味左右能够治疗口腔疾病的药物之外,并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对口腔疾病的治疗方法。对口腔疾病来说,往往口腔局部症状较为显著。李时珍除了在整个观念的基础上进行辨证施治,使用内服汤剂

外,还非常重视对口腔局部病症的既方便又有效的若干外治方法。从目前临床上来讲,对口腔局部病灶的外治法有许多独到的好处,如有用药少、见效快,对全身的副作用较少等优点。李时珍对口腔疾病外治法共选用了20余种,如掺(用药物研成粉末状,直接掺布于患处或粘附于药线上而插入疮口内)、揩、煎嗽、煎酒嗽、嚼、啮鼻、点、贴、咋(啃咬之意)、擦牙、涂龈、塞耳、咬含、塞孔、燃熏、噙嗽(将药物煎成浓汁,含在口中)等。李时珍在上述的许多外治法中,使用最多的是掺法,其次是漱法(包括含漱、煎漱、煮酒漱、噙漱),掺法和漱法此二种方法一直到现今仍被广泛使用,目前临床上在口腔科的外治法中以含漱法、敷药法、咬法、充填法等最为常用。

李时珍在治法上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门别类,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一药对一症,或配以一法,使用极为便利。他所论述的有关治疗口腔科疾病的一些药物和治法,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、整理,并加以发扬的。

三、对口腔疾病在预防上的阐发

祖国医学对口腔卫生和疾病的预防,历来非常重视。李时珍在对采用某些药物来进行口腔保健是颇有成就的。他指出:“食盐,揩牙洗目,坚牙明目。”“川椒煎干揩牙,永无齿疾。”“旱莲草叶用青盐炒焦揩牙,乌须固齿。”“石燕子揩牙、坚固、止痛及齿疏。”“水芹,利口齿。”“蜀椒坚齿”等等,不胜枚举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一还专门谈到:“海盐以百沸汤泡,散清汁于银石器内。熬取雪白盐花,新瓦器盛,每早揩牙漱水”,可以明目坚齿。这更在使用上详细地加以说明。另外,在临床上龋齿者都有嗜好甜食的习惯,李时珍在这方面也有论述。如《本草纲目》第二十五卷述:“饴糖气味甘,大温,无毒,入太阴经。……时珍曰:凡中满吐逆,秘结牙龋,赤目疳病者,切宜忌之,生痰动火最甚。甘属土,肾病毋多食甘,甘伤肾,骨痛而齿落,皆指此类也。”特别着重指出牙龋、赤目疳病者,切宜忌之。为口腔卫生和疾病的预防作了符合科学性的论述。<http://www.cnki.net>